

何小兵亲历了姥爷去世的过程

7

青春路上



孙睿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何小兵复读了两年高三, 考到北京一所二流学校。酷爱摇滚、追求个性的他后来索性办了退学手续, 租了间地下室每天苦学吉他, 以期组建乐队、出唱片。他曾恋爱过, 却醉心追求孤独、追求苦闷中爆发的灵感和潦倒中酝酿的成功, 他几次把一个好女孩从身边推开。当他终于录制了原创歌曲后, 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做出的颓废和愤怒姿态只是无病呻吟, 是在和自己较劲。至亲的离世、好友的庸碌、青春的逝去, 更让他明白, 脚踏实地地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上期回顾】

何小兵中奖后就想给自己录张专辑, 但是当专辑录完后发现自己写的歌非常难听。写不出新歌的他脾气变差, 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

在众多孙子外孙中, 姥爷最疼的人就是何小兵。如果非要从中找到原因的话, 可能因为何小兵出生在姥爷即将退休的前几年, 当姥爷退休后, 何小兵四五岁了, 正是好玩儿的时候, 填补了这个刚刚走下工作岗位正失落的老人的空虚。那些日子, 姥爷带着何小兵到处玩儿, 何小兵坐在姥爷自行车的大梁上, 转遍了这座城市。姥爷还脱了裤子, 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裤衩, 钻进河里, 扒光了何小兵, 把他抱进水里, 教他游泳, 游累了还给何小兵搓搓后背, 搓完转过身, 让何小兵也给他搓搓。领了退休工资后, 姥爷先不交给姥姥, 而是带着何小兵去熟食店, 买一斤羊头肉和羊肚, 两个人去河边吃。姥爷是光头, 何小兵吃完肉后手上都是油, 没地方擦, 姥爷就把脑袋伸过来: “往这儿抹!” 每次吃完回家, 姥爷都顶着一个锃亮的脑袋。姥爷还给自己烫壶酒, 也让何小兵喝, 辣得何小兵直叫唤, 看得姥爷倍儿高兴。

后来他们俩偷偷吃好东西的事儿被家里人知道了, 有人责备姥爷这样会带坏孩子, 有人怪姥爷偏心眼儿, 光疼这一个外孙。姥爷是倔脾气, 别人越说他越这么干, 变本加厉, 以前光让何小兵喝酒, 现在还让他抽口烟, 以前是一斤肉, 现在变成一斤半了——因为何小兵也长大了, 能吃了。

就这样, 何小兵和姥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何小兵来北京上大学, 心里被摇滚乐填满, 姥爷在他心里的位置一点点减少了, 但是只要“放假”回家, 下了火车, 何小兵放下行李就去姥爷家吃饭, 姥爷当何小兵还在火车上的时候, 就已经炖好一锅肉了。“假期”结束, 何小兵准备回北京了, 临走前总是要去看看姥爷。姥爷每次都背着别人, 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 塞到何小兵手里说: “在那边,

想吃什么就自己买点儿。”

何小兵心里暖暖的, 装好钱, 跟姥爷说了声再见, 准备走, 又被姥爷叫住。姥爷拿上剪刀, 带着何小兵到了后院, 他在那儿种了一些花草, 其中有一株草莓, 长得不高, 是当年种的, 只结了一颗草莓, 还没完全熟。姥爷剪下草莓, 放到何小兵手里, 说: “赶紧放嘴里, 别让他们看见。”何小兵看着手里的草莓, 放进嘴里, 认真地看了一眼姥爷, 一扭头就跑了, 边跑边掉眼泪。

当得知姥爷病危后, 何小兵半天没缓过神来, 下意识地问他妈一句: “什么病啊?” 何小兵的妈一说话, 也能听出上火了: “脑出血, 这会儿正在医院抢救, 你去火车站看看夜班车还有没有票, 有什么车就坐什么车, 赶紧回来, 越快越好, 我和你爸现在去医院, 随时和我们联系!”

何小兵等不及了, 出了饭馆, 找了一辆出租车, 说好价钱, 钻进夜色。他希望越早见到姥爷越好, 他还想跟姥爷说说话, 还想看看那株草莓。

人在目睹了死亡后, 会突然变得懂事儿。那晚, 在回老家的出租车上, 何小兵回忆着和姥爷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姥爷的音容笑貌浮现在他眼前: 姥爷带他偷偷吃羊肚时的那把小刀、姥爷的青花烫酒壶上的三片竹叶……

何小兵的车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何建国已经站在路边等了。尽管是夜里, 但何小兵还是从身影就判断出站在路边抽烟的那个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出租车停在何建国身前, 没等何小兵完全从车里出来, 何建国就拦下一辆本市的出租车, 先坐了进去, 在撞上门前冲何小兵喊了一声: “上这车!”

“哪儿能撒尿啊?” 为了赶时间, 何小兵一路没让司机停车。“去医院撒吧, 十分钟就到了。”何建国

说: “憋不住了。”

何小兵对着路边的一棵树尿了起来, 何建国看了一眼, 坐在车里等着。多年未见的父子, 就这样完成了他们相见后的第一次对话。

尿完, 何小兵上了车, 坐在后排, 何建国坐在前排, 谁也没再说话。何小兵从背后观察着何建国, 虽然看不到任何细节, 只有一个剪影, 但这个轮廓已经显出了老态。父子关系变得很奇怪, 不像从前了, 原来即使针锋相对也毫不见外, 什么话都能直接说出来, 哪怕是刺激或伤害到对方也不往心里去, 现在却谁都不敢接近谁, 好像对方随时都要爆炸。

何建国也觉得有些不自在, 为了调节气氛, 他和出租车司机聊起天来。医院很快就到了, 父子的尴尬, 转瞬便被面对病人的悲伤所取代。何小兵跟在何建国后面, 到了姥爷所在的病房门口, 何小兵的妈和姨等人正坐在门口守着。病房需要无菌的环境, 只能每天上午探视。

“怎么样了?” 何小兵问。“大夫说随时都有可能不行, 我们已经给姥爷挑好衣服了。”何小兵的妈说。听到这话, 何小兵脑袋“嗡”的一下, 他在来的路上就一再叮嘱自己, 千万别哭。他强忍着。

到了探视时间, 只有五分钟, 家属们堵在门口, 争先恐后要进去看看。何小兵最后才进去探望, 姥爷闭着眼睛, 腿脚都有些肿。何小兵俯下身, 找到姥爷的手, 握住, 看着姥爷, 姥爷一动不动。何小兵往前挪了两步, 凑近姥爷说: “姥爷, 我回来了。”

何小兵感觉姥爷的手指轻轻跳了一下, 贴在姥爷耳边悄声说: “你想吃什么啊, 我给你买去。”姥爷还是一动不动, 这时, 何小兵发现姥爷的眼睛里流出两行泪水, 顺着太阳穴, 流向枕边。何小兵擦去姥爷的眼

泪: “你快点儿好了, 我等着你带我玩儿呢!” 姥爷还是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何小兵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多年前带着他在河里游泳上蹿下跳的那个姥爷。何小兵觉得病房里的一切都太可怕了。

结束探视的时间到了, 大夫护士连劝带推地让何小兵离开了病房。何小兵没有看到姥爷的眼睛, 没有和姥爷的目光相遇, 他想象不出, 如果两人对视了, 他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片刻后, 大夫从病房出来, 光看表情, 就知道答案了。“情况不是太好, 家属做好准备吧!” 大夫适时表现出了让家属能接受的态度, 然后又进了病房。

家属们沉静了, 坐在各自的凳子上, 低着头, 沉思着。没过太久, 大夫第二次出来了, 手里拿着个本子, 本子上拴了支笔。“我们尽力了, 但是没有办法。”大夫目光稍稍低垂, 递上本子, 举到何小兵的大姨面前, “签字吧!”

虽然大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 还是难以接受, 眼泪同时落了下来。大姨毕竟是老大, 叮嘱众人别哭, 然后自己流着眼泪, 接过本子, 筛糠似的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悲伤得来不及细看内容, 或许这是解脱的时刻, 既希望它到来, 又希望它不要到来。

女家属们在一旁哭。寿衣店的人来了, 进了病房。家属们等待着, 又陆续有更多的家属接到电话后赶来了, 病房门口的人越聚越多。姥爷被穿好衣服, 从病房里推了出来, 盖着一块黄布, 露出一双脚, 穿着布鞋。这双脚曾踏着自行车带何小兵四处游玩, 曾走着去何小兵学校给他送吃的。如今, 这双脚再也不能动弹了。

哭声四起。何小兵这时意识到, 姥爷实实在在地没了。

杜贺因儿子的事欠了开发商一个人情⑨

官场小说



丁志阔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杜贺和李明博是大学同学, 上学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十分要好。杜贺在交通局任财务处长, 工作之余为了和领导拉近关系, 总喜欢玩两把, 一来二去就上了瘾, 渐渐成为赌桌上的常客。他擅长打麻将, 善于意会领导的喜好, 逐渐成为局里一人之下的实权派, 可以说是官运亨通, 财色双收。身为监察局长的李明博几次劝杜贺要悬崖勒马, 但杜贺就是听不进去。当杜贺通过牌局, 将官职、金钱、美色逐渐收入囊中之时, 危机也悄然逼近……

【上期回顾】

为了升职, 杜贺给市委副秘书长许云山送去了父亲收藏多年的一块石印, 许云山收了礼后, 果真让杜贺登上了交通局二把手职位。

其他几个人在旁边听了个差不多, 望着杜贺说: “行啊, 虎父无犬子, 你儿子这么小就知道做生意赚钱了。”杜贺无奈地说: “一个小毛孩子, 懂得什么生意啊, 纯粹是瞎扯淡, 我这儿子可是让我操碎了心。”

胡斌在一旁忍不住问: “贵公子在哪里读大学呢?” 杜贺说: “在江城大学, 学习也不好, 都有好几门考试不及格了。”胡斌问: “那你咋不送他出国留学呢?”

杜贺说: “出国留学? 他在江城大学都跟不上, 还能出国留学, 根本就不是那块料。”胡斌一边出牌, 一边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 现在出国留学成绩不重要, 只要有关系就能搞定。你要是真有意把他送出去, 我倒可以帮你这个忙。”

鲁强也在旁边插话: “嗯, 胡大哥说得没错, 他儿子就在英国读书呢, 上次回来我都不敢认了! 那国外的教育就是不一样, 想当初他儿子可不是一般的淘气, 现在变得知书达理多了。”

杜贺一听就动了心思, 支着耳朵仔细听着。胡斌继续劝杜贺说: “咱就这一个孩子, 说实话, 咱这辈子这么拼命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孩子。但国内的教育啊, 真是不敢恭维, 我儿子出去这些年变化可是太大了, 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 就连生活习惯都完全英国化了, 各方面理念先进得很。所以啊, 我建议你还有机会还是把孩子送出去, 你不用担心他的学习问题。国外的生活环境好, 压力又小, 适合生存。”

听胡斌这么一说, 杜贺是真的动了心, 于是, 他对胡斌说: “也好, 如果你真有关系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 就试试吧, 钱的问题你不用考虑。”

胡斌一听, 哈哈笑了: “老弟, 跟我提钱不是见外了吗? 你儿子就是我儿子! 你放心, 我保证一分钱

都不用你花, 这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杜贺很吃惊, 说: “那就让你多费心了。”

晚上回到家里, 杜贺跟孙小婉说了想要送杜小飞出国留学的想法, 孙小婉听了立即表示反对, 说: “咱们就这一个儿子, 送那么远的地方, 我可舍不得! 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危难招灾的事情, 我们都不能立即赶过去, 他在那里人生地不熟的咋办?” 说到这里, 孙小婉的眼泪居然都要流出来了。

杜贺完全能够理解孙小婉当妈的这份心情, 其实他又何尝舍得将儿子送离自己身边, 但是一想到孩子的将来, 他还是把心一横, 动员孙小婉说: “我也知道你舍不得儿子, 但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出去读书, 咱们家的为什么就不能? 再说了, 小飞目前的状况你也清楚, 他恐怕连毕业都很困难, 与其这样还不如送他出去闯闯。”

孙小婉说: “可是他走了, 我会惦记死。”杜贺说: “你怕什么, 过两年如果条件允许了, 大不了你跟他一起过去就是了, 我会尽量安排好你们母子的一切。”

孙小婉说: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另外这件事情还要征求一下小飞的意见, 毕竟是他自己的事情。”杜贺说: “你放心好了, 我会和他说的。”

过了几天, 杜贺夫妇特意跟杜小飞长谈了一次, 讲了有意送他出国留学的事情, 没想到杜小飞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孙小婉失落地问儿子: “小飞, 难道你真舍得扔下妈去那么远的地方啊?” 杜小飞却说: “妈, 你咋思想那么守旧呢, 国外的生活条件多好啊, 不瞒你说, 我都在国内呆腻了, 就想着去国外生活呢, 等过几年咱家生活条件好了, 包括我爸在内, 你们全都移民过去。”一个月后, 杜小飞奔赴英国留学了。

儿子留学这件事, 杜贺虽然嘴上没说, 但心里对胡斌还是很感激的, 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人情。杜贺不是一个不讲情义的人, 如果说以前他对胡斌还有一些防备的话, 那么现在这种防备已逐渐转化成了信任。起码到目前为止, 胡斌、鲁强等人还没有找他办过一件事, 反倒是他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

这么想着, 杜贺的心中有些不舒服起来, 他觉得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帮胡斌、鲁强他们一把, 起码也能体现一下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

现在, 杜贺和胡斌没事的时候依然在一起打打麻将, 虽然打得很大, 但并不伤及感情, 因为那麻将不会总由一个人输赢, 今天输明天赢的, 总账算下来并没有多大损失。胡斌和鲁强后来也发现杜贺其实生性很好赌, 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张罗着玩几把。

后来胡斌他们觉得这样玩没有意思, 就开始张罗着玩大的, 用扑克赌, 用扑克牌赌输赢很快, 转眼十万二十万就进去了。杜贺在一般情况下不跟他们参与赌扑克, 只是在无聊的时候随便押几把。但是这样慢慢产生了一个后果, 那就是杜贺眼见着这些有钱的大老板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输赢,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相比之下自己却拿不出更多的钱来, 显得很寒酸, 这让杜贺的心里很不平衡。

杜贺以前还没觉得钱财怎样, 但儿子杜小飞留学不到半年时间就花了十多万, 再加上孙小婉的母亲在外地买房子着急用钱, 又借去了二十万, 家里的存款眼见着越来越少, 这让杜贺很有一种危机感。

赶上杜贺的手头正有一个工程项目急需上马, 杜贺想到上次胡斌帮忙让杜小飞出国留学的事情还没感谢人家, 不如趁着这次机会干脆把这

个人情还回去。在一次两个人玩牌的时候, 杜贺主动提到了这个话题: “对了老胡, 最近松江大桥要续建, 你们要是想做, 我可以帮你们争取一下。”胡斌说: “那也要看有没有做头, 标的额多少?” 杜贺小声说: “五六百万吧。”

胡斌撇了撇嘴, 不屑地说: “老弟你也太小看我们的实力了吧, 五六百万的活儿我们一般都不接。”杜贺没想到胡斌的胃口会这样大, 就说: “你要是不能做我也没有办法, 但我实话告诉你, 一般我杜贺推荐的活儿, 基本上别人都抢着做。”

其实刚刚胡斌也是故意扭捏了一下, 他岂能不知道杜贺是在有意给他好处, 于是立刻就变成笑脸说: “你能让我赚多少啊?” 杜贺看胡斌的态度有了转变, 也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这个我不能保证, 反正你要是想做我就给你, 你要是不想做我就给别人。”胡斌说: “想做啊, 咋不想做呢, 老弟能想到我, 说明是看得起哥哥, 这工程就是赔了我做。”

胡斌和杜贺的第一笔买卖就这样谈成了。几个月后, 胡斌轻轻松松就赚了200多万。

胡斌很高兴, 这笔钱赚得太容易了, 而且是主动送上门的。拿到工程款的那天, 胡斌特意请杜贺吃饭, 而且亲自开车送他回家, 临分手前还给他拎了一袋东西。杜贺好奇地问: “这是什么?” 胡斌趴在杜贺的耳边神秘兮兮地说: “回去打开就知道了, 是难得的好东西, 我亲自试过了, 十分有效。”

回到家里, 杜贺打开了这个包装精美的纸盒, 赫然发现里面是一瓶壮阳药酒, 除此之外, 还有整捆的人民币。杜贺数了数, 整整30万! 杜贺的心禁不住狂跳起来, 有一点担心, 也有一丝兴奋。他的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挣扎, 这钱是收还是不收?